

京派文学作品专辑

主编 / 姜德明

画梦录

何其芳著

761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文 學 叢 刊

畫 夢 錄

何 其 芳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

影 印 说 明

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，是指当时集中在北平的一部分志趣比较接近的作家的创作而言。他们当中有沈从文、朱光潜、周作人、俞平伯、废名、凌叔华、林徽音、萧乾、何其芳等人。但是，这并不是一个有完整纲领和严密组织的文学社团。它的成员虽以学人为主，彼此的思想状况、生活经历却不尽相同。他们的作品，主要表现为淡化文学同政治的紧密联系，在艺术上则追求语言的圆熟和锤炼，强调作品的恬淡和纯朴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到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京派作家们的变化很大，京派文学形同消失，但是它所形成的艺术风格，对后来作家们的创作仍有影响。选入本辑的这派作家的代表性作品10种，都是早已绝版，读者不易找到，而又有阅读和研究价值的作品。

本书据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本影印。

画 梦 录

何其芳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大场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 1/8

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000

ISBN 7-80569-242-4/I·65

定价： 1.80 元

扇上的煙雲（代序）

設若少女妝台間沒有鏡子，

成天凝望懸在壁上的宮扇，

扇上的樓閣如水中倒影，

染着臉粉殘淚如烟雲……

「你說我們的聽覺視覺都有很可憐的限制嗎？」

「是的。一夏天，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農場上，順手搖一朵紅色的花給他，
他說是藍的。」

「那麼你替他悲哀？」

「我倒是替我自己。」

「那麼你相信着一些神祕的東西了。」

「我倒是喜歡想像着一些遼遠的東西。一些不存在的人物。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。我說不清有多少日夜，像故事裏所說的一樣，對着壁上的畫出神遂走入畫裏去了。但我的牆壁是白色的。不過那金色的門那不知是樂園還是地獄的門，確曾爲我開啓過而已。」

「那麼你對於人生？」

「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。唉，自從我乘桴浮於海，一片風濤把我送到這荒島上，我是很久很久沒有和人攀談了。今天我却有一點說話的興致。」

「那麼你就說吧。」

「我說，我說我這些日子來喜歡一半句古人之言。於我如浮雲。我喜歡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腳。不知何時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厭倦。那時我剛傾聽了一位丹麥

王子的獨語，一個真瘋，一個伴狂，古今來如此冷落的宇宙都顯得十分熱鬧，一滴之飲遂使我大有醉意，不禁出語驚人。但我現在要稱贊的是這個比喻的純粹的表現，與它的含義無關。有時我真慨歎着取譬之難。以此長久不能忘記一位匈牙利作者，他的一篇文章裏有了兩個優美的比喻：在黃昏裏，在酒店的窗子下，他說，許多勞苦人低垂着頭像一些折了帆折了桅竿的船停泊在靜寂的港口；後來他描寫一位少女，就只輕輕一句，說她的眼睛亮着像金鑰匙。」

「是說它們可以開啓樂園或者地獄的門嗎？」

「而我有一次低垂着頭在車窗邊，在黃昏裏，隨手翻完了一冊憂鬱的傳記，於是我抬起頭，望着天邊的白烟，又思索着那寫過一個故事叫作「烟」的人的一生。暮色與暮年。我到哪兒去？旅途的盡頭等着我的是什麼？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了：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，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兒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。但是，在那邊，有一幅美麗的少女的側面剪影。暮

色作了柔和的背景了。於是我對自己說，假若沒有美麗的少女，世界上是多麼寂寞呵。因為從她們，我們有時可以窺見那未被詛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。於是我望着天邊的雲彩，正如那個自言見過天使和精靈的十八世紀的神祕歌人所說，在剎那間捉住了永恆。」

「你那時到哪兒去？你這些話又胡爲而來？我一點也不能追蹤你思想的道路。」

「於是我很珍惜着我的夢，並且想把它們細細的描畫出來。」

「是一些什麼夢？」

「首先我想描畫在一個圓窗上。每當清晨良夜，我常打那下面經過，雖沒有窺見人影却聽見過白色的花一樣的歎息從那裏面飄墜下來。但正在我躊躇之間那個窗子消隱了。我再尋不着了。後來大概是一枝夢中彩筆，寫出一行字給我看：分明一夜文君夢，只有青團扇子知。醒來不勝悲哀，彷彿真有過一段什麼故事似的，我從此喜歡在荒涼的地方徘徊了。一夏天，當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動時我走入了一座墓

園。猛抬頭，原來是一個明月夜，齊諧志怪之書裏最常出現的境界。我坐在白石上。我的影子像一個黑色的貓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摸，唉，我還以為是一個苦吟的女鬼遺下的一圈腰帶呢，誰知拾起來乃是一把團扇。於是我帶回去珍藏着，當我有工作的興致時就取出來描畫我的夢在那上面。」

「現在那扇子呢？」

「當我厭倦了我的鄉土到這海上來遨遊時，哪還記得把它帶在我的身邊呢？」

「那麼一定遺留在你所從來的那個國土裏了。」

「也不一定。」

「那麼我將盡我一生之力，飄流到許多大陸上去找它。」

「只怕你找着時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朧了。」

目錄

扇上的煙雲(代序)

墓.....一

秋海棠.....一一

雨前.....一五

黃昏.....一八

獨語.....二〇

夢後.....二四

巖.....二九

爐邊夜話.....	三五
伐木.....	四一
畫夢錄.....	四四
哀歌.....	五四
貨郎.....	六一
魔術草.....	六六
樓.....	七一
絃.....	七八
靜靜的日午.....	八二

墓

初秋的薄暮。翠巖的橫屏環擁出曠大的草地，有常綠的柏樹作天幕，曲曲的清溪流瀉着幽冷。以外是碎瓷上的圖案似的田畝，阡陌高下的毗連着，黃金的稻穗起伏着豐富的波浪，微風傳出成熟的香味。黃昏如晚沙一樣淹沒了草蟲的鳴聲，野蜂的翅。快下山的夕陽如柔和的目光，如愛撫的手指從平疇伸過來，從林葉探進來，落在溪邊一個小墓碑上，摩着那白色的碑石，彷彿讀出上面鐫着的朱字：柳氏小女鈴鈴之墓。

這兒睡着的是一個美麗的靈魂。

這兒睡着的是一個農家的女孩，和她十六載靜靜的光陰，從那茅檐下過逝的，

從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裏過逝的，從俯嚼着地草的羊兒的角尖，和那灑過她的手，回應過她寂寞的掃衣聲的池塘裏過逝的。

她有黑的眼睛，黑的頭髮，和淺油黑的膚色。但她的臉頰，她的雙手有時是微紅的，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時候，回憶起一個羞澀的夢的時候，或者三月的陽光滿滿的曬着她的時候。照過她的影子的溪水會告訴你。

她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姑娘，她會說極和氣的話，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謙卑的地位。親過她的足的山草會告訴你，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請過的小蟻會告訴你，她一切小小的侶伴都會告訴你。

是的，她有許多小小的侶伴，她長成一個高高的女郎了不與它們生疏。

她對一朵剛開的花說，「給我講一個故事，一個快樂的。」對照進她的小窗的星星說，「給我講一個故事，一個悲哀的。」

當她清早起來到柳樹旁的井裏去提水，準備幫助她的母親作晨餐，徑間遇着

她的同伴都向她說，「晨安。」她也說，「晨安。」「告訴我們你昨夜做的夢。」她却笑着說，「不告訴你。」

當農事忙的時候，她會給她的父親把飯送到田間去。

當蠶子初出卵的時候，她會採摘最嫩的桑葉放在籃兒裏帶回來，用布巾揩乾那上面的露水，而且用刀切成細細的條兒去喂它們。四眠過後，她會用指頭捉起一個個肥大的蠶，在光線裏透視，「它腹裏完全亮了，」然後放到成束的菜子桿上去。她會同母親一塊兒去把屋後的蔴莖割下，放在水裏浸着，然後用刀打出白色的蔴來。她會把蔴分成極纖微的絲，然後用指頭績成細紗，一圈圈的放滿竹筐。

她有一個小手紡車，還是她祖母留傳下來的。她常常紡着棉，聽那輪子唱着單調的歌，說着永遠雷同的故事。她不厭煩，祇在心裏偷笑着，「真是一個老婆子。」

她是快樂的。她是在寂寞的快樂裏長大的。

她是期待甚麼的。她有一個祕密的希冀，那希冀於她自己也是祕密的。她有做

夢似的眼睛，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，或是遼遠的，遼遠的山以外。

十六歲的春天的風吹着她的衣衫，她的髮，她想悄悄的流一會兒淚。銀色的月光照着，她想伸出手臂去擁抱它，向它說「我是太快樂，太快樂，」但又無理由的流下淚。她有一點憂愁在眉尖，有一點傷感在心裏。

她用手緊握着每一個新鮮的早晨，而又放開手嘆一口氣讓每一個黃昏過去。她小小的侶伴們都說她病了，祇有它們稍稍關心她，知道她的。「你瞧，她常默的。」「你說，甚麼能使她歡喜？」它們互相耳語着，擔心她的健康，擔心她鬱鬱的眸子。

菜園裏的江豆藤還是高高的綠上竹竿，南瓜還是肥碩的壓在籬腳下，古老的桂樹還是飄着金黃色的香氣，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。

鈴鈴却瘦損了。

她期待的畢竟來了，那偉大的力，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，冷的呼息透過她的

心，那無聲的靈語吩咐她睡下安息。「不是你，我期待的不是你，」她心裏知道，但不說出。

快下山的夕陽如溫暖的紅色的唇，剛才吻過那小墓碑上「鈴鈴」二字的，又落到溪邊的柳樹下，樹下有白蘚的石上，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。他有和鈴鈴一樣鬱鬱的眼睛，迷漠的望着。在那眼睛裏展開了滿山黃葉的秋天，展開了金風拂着的一泓秋水，展開了隨着羊鈴聲轉入深邃的牧女的夢。畢竟來了，鈴鈴期待的。

在花香與綠陰織成的春夜裏，誰曾在夢裏摘取過紅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？誰曾夢過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來入夢，穿着燕翅色的衣衫？誰曾夢過一不相識的情侶來晤別，在她遠嫁的前夕？

一個個春三月的夢呵，都如一片片你偶爾摘下的花瓣，夾在你手攜的一冊詩集裏，你又偶爾在風雨之夕翻見，仍是盛開時的紅豔，仍帶着春天的香氣。

雪麟從外面的世界帶回來的就祇一些夢，如一些飲空了的酒瓶，與他久別的鄉土是應該給他一瓶未開封的新釀了。

雪麟見了鈴鈴的小墓碑，讀了碑上的名字，如第一次相見就相悅的男女們，說了溫柔的「再會」才分別。

以後他的影子就躑躅在這兒的每一個黃昏裏。

他漸漸猜想着這女郎的身世，和她的性情，她的喜好，如我們初認識一個美麗的少女似的。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裏過着晨夕，她最愛着甚麼顏色的衣衫，而且當她微笑時臉間就現出酒渦，羞澀的低下頭去，他想到她在窗外種着一片地的指甲花，花開時就摘取幾朵來用那紅汁染她的小指甲，而這僅僅由於她小孩似的歡喜。

鈴鈴的侶伴們更會告訴他，當他猜想錯了或是遺漏了的時候。

「她會不會喜歡我？」他在溪邊散步時偷問那多嘴的流水。

「喜歡你。」他聽見輕聲的回語。

「她似乎沒有朋友？」他又偷問溪邊的野菊。

「是的，除了我們。」

於是有一個黃昏裏他就遇見了這女郎。

「我有沒有這樣的榮幸，和你說幾句話？」

他知道她羞澀的低垂的眼光，是說着允許。

他們就並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。他向她說他是多大的年齡就離開這兒，這兒是她的鄉土，也是他的鄉土。向她說他到過許多地方，聽過許多地方的風雨。向她說江南與河水一樣平的堤岸，北國四季都是風吹着沙土。向她說駱駝的鈴聲，槐花的清芬，紅牆黃瓦的宮闕，最後說，